

季 宇 著
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爱的变奏

愛的變奏

爱的变奏

季 宇 著

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合肥市金寨路283号)

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阜阳报社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: 8.5 插页: 2 字数: 130,000

1990年6月第1版 1990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3000

定价: 3.30元

ISBN7—5396—0194—9/I.172

序

在“斗、私、批、修、反”的口号下，我随每天和季宇同志一起去“斗、私、批、修、反”，同“斗、私、批、修、反”。

“斗、私、批、修、反”是“斗、私、批、修、反”的“斗、私、批、修、反”，我们国家曾深受这样一种“斗、私、批、修、反”的“斗、私、批、修、反”，所以不搞“斗、私、批、修、反”就不行。这种“斗、私、批、修、反”是斯大林所倡导的战争和瘟疫一样，同是节外生枝，是“斗、私、批、修、反”的“斗、私、批、修、反”。于是我们看到，一场十年浩劫，成为“斗、私、批、修、反”，果然葬送了许多性命。指导着那场浩劫的所谓“斗争哲学”，祸国殃民，毒害了无数生灵。浩劫过后，余毒一时难以断根，社会上仍然有些不务正业的人，成天像“麻布口袋装菱角——里捣外戮”，秉承着“七斗八斗”的遗传基因。

但和季宇同志共事，人人都觉得愉快、和谐。他对所有同志都是满面春风，表里如一。他很勤奋，自己的学习、工作抓得很紧，同时，却又乐于助人。由于他曾在图书馆工作过，我在求知方面就得到过他的许多帮助。尤其是他到北京学习时，我托他帮我买书，当时未曾买到，然而他学成归来时，仍委托了北京的朋友，终于帮我把所要的书弄到手。这样热忱待人，使人难忘。如今，手中拿到了他这本小说集的书稿，简直就跟我自己取得了什么成就似的高兴。回忆共事

期间，他虽不声不响，不沾无原则的是非，但却默默耕耘，现在一下子就把一盘鲜果端到了你的面前，直令人食指大动，舌底生津。

季宇最熟悉的，自然是当代的中青年知识分子——他们在社会变革中的各种心态。他写他们的工作、学习、社交、恋爱、战斗生活等，大都得心应手。不仅细节传神，而且所使用的语汇也都恰如其分。与此同时，还有写农民的《同胞兄弟》、《母亲和舅舅们》，寓言式的《魔表》、《带“徽章”的种鸡》，喜剧式的《第五次考验》，老知识分子田文昌与田学孟之间阴差阳错的《寻》，娓娓叙事与电影镜头交叉穿插的《重逢》，可谓杂花生树，群莺乱飞。不算太厚的一本集子，却有相当丰厚的内涵。《山鹰》中的莎莎，《爱的变奏》中的姑奶奶刘红英，虽然同是女驾驶员，同属粗犷少文、心地善良的劳动者，但呈现在你眼前的，她们各自又都是有声有色的“这一个”。

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，真善美和假恶丑，本是一种相互依存的矛盾统一体。但是我们可以看到，季宇所着力追求的，是把生活中真善美的东西，竭力开掘出来以飨读者。《雪花，静静地飘》中的田静，因致力于考研究生，耽误了和杨玉的一段姻缘；人到中年，又接受了为科学献身的丁教授的遗嘱，默默把攻克癌症的重担接了过去。《母亲和舅舅们》中的二舅和小舅，虽然都有庸鄙之处，但大舅的忠诚朴实却颇为感人。《失却的平衡》中的武眉，家务担子繁重，但仍排除困难努力攻读电大，终于使她的丈夫，那个一心想当作家的丁伟，感悟到“他向往着创造却要别人牺牲创造，他渴望着追求却要剥夺别人的追求”。《风波》中的老国

馆员丁昌文，因自己在“养老院”中长期独居为伴，不甘，正“拿翘”请假，却发现一群积极向上的青年人在自力担起业务，于是他欣然甘愿为他们当参谋。《重逢》中的丁丁从前线伤残归来，遇到派性期间的对立面、现任地委书记的儿子田小兵，不免涌起向隅之感，孰料田小兵的母亲田小云，仍在一往情深地等待着他，而他又发现，原来田小兵在背着负重伤的丁丁下火线时，也为此失去了右臂。《为了爱》中的何林，因为和田小洁的一番热恋，误了一次研究生考试，于是田小洁便和他疏远，他也就发愤努力，兢兢向上，终于考取了研究生，这时他十分鄙弃那“当初她象抛弃一双破袜子一样，把我的心扔到垃圾箱里”，“置良心靡耻于不顾”的田小洁，然而最终发现，他学业上的进步，原来却全是得之于田小洁在暗中的苦心相助……

季宇笔下的人物，也有些是厌弃流俗，品格很高，近于理想主义的典型。但理想主义似乎毕竟不是太切合实际的。如《悠悠凡尘》中的“你”，隐瞒自己是高干子弟的身份，自称是一个普通工人的儿子，与漂亮的护士小孙相爱而颇感自得，但最后发现，小孙原来是早就知道他是大首长的儿子才爱上他的，这时他反思：“你已经被拍卖了，可当别人数钱的时候，你还幼稚地为欺骗别人而感到内疚”，于是他要在悠悠凡尘中把“真正的爱情”继续寻找下去。《心中的荒原》中的“他”，竭诚追求着纯洁和真诚，但人群中却充斥着种种腐败庸俗之风。他在前线负伤残废，以致“她”另嫁了别人，重逢时，他的感情经过痛苦的沉淀，终于对“她”说：“爱情从今天结束，友谊从今天开始”，这使她觉得轻松，他也感到温暖。但紧接着，她却要求他明天带残废证

来，帮她买年货，因为“那玩艺儿不用排队”。于是“他的心忽地沉了下去，身上一阵发冷”。这类情形在他心上所引发的逆反心理，即谓之“荒原”。

有些通俗歌星往往挤眉弄姿地对观众说：“希望你们喜欢我的歌声！”作家们似乎是比较持重的，未曾听说有谁这样向读者要求过。然而我作为读者，却不妨主动地说：“季宇这个集子里的十五个短篇，我一般都是喜欢的。格外喜欢的则是《雪花，静静地飘》、《爱的变奏》、《心中的荒原》、《寻》、《山鹰》和《为了爱》。

我常赞叹那种“绚烂之极归于平淡”的质朴，是一种最高层次的美。季宇的文笔，是朴实、严谨的。近年来，有些所谓的“新潮派”，不是努力去观察社会，烛照人生，却致力于去搞花里胡哨的文字游戏，于是，文章令任何人（包括作者自己）都看不懂者有之，破坏语言规范、行文如符咒者有之，取消标点符号、返祖为一片混沌者有之，以肉麻当有趣者有之，以掇拾几十年前洋人余唾而当时髦者有之。甚至有个别官位颇高的头面人物，竟也如此这般地带头误人子弟。这股歪风，吹到了编辑出版部门，造成了一定的风灾。有少数编辑人员不甘“落后”，跟着媚俗惑世，虽然有些稿子他也绝对看不清眉毛胡子，但既不懂就是时髦，就是“新”。于是，人们不得不对着某些出版物望而生厌。文笔朴实如季宇，不仅自己奋力创作，而且他今天仍在神圣的默默为人作嫁的编辑岗位上，为广大的读者和作者，担负着编选稿件的重任。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人在文学编辑岗位上执勤，是足以令人欣慰的事。

目 录

序.....	1
雪花，静静地飘.....	1
爱的变奏.....	21
悠悠风尘.....	58
心中的荒原.....	74
同胞兄弟.....	89
母亲和舅舅们.....	103
魔表.....	122
带“徽章”的种鸡.....	141
失却的平衡.....	157
风波.....	174
寻.....	193
第五次考验.....	210
山鹰.....	219
重逢.....	233
为了爱.....	250

雪花，静静地飘

雪花悄然地飘落着。那飞舞的雪花，一朵，又一朵，象是漫天的蒲公英，又象是无数幼小而不可名状的生命，在苍茫的夜空中颤动、沉浮、荡漾。神情是那样怡然，变幻是那样神奇。田静仿佛觉得有一只白色的巨翼正在冥冥之中掩过大地，不知不觉眼前已是白茫茫的一片了。

踩着薄薄的积雪，她沿着街心花园的水泥小径，茫然地向前走去，也不明白究竟要上哪儿去，只是心里压抑得慌，想出来走走。温暖的春雪没有一丝寒意，悠然的雪花反而给这早春的夜晚带来一种诗意的宁静。田静郁闷的心情似乎开朗了一些。她也觉得奇怪：自己怎么会突然跑了出来？刚才，她还坐在大弟建雄的婚宴上，全家人喜气洋洋地围坐在一起。这是建雄的喜庆日子，也是她们家多年来难得的团聚，是该好好热闹一下。为了操办这桌饭，母亲半个月前就坐卧不宁了，脚不停，手不闲，嘴里也不住地唠叨。一会差小弟去排队买香肠；一会又叫小妹去熟人家取鱼……忙忙碌碌的。田静真怕把她累垮了，但谁也不敢干涉，或者说，剥夺一个母亲这种劳累的乐趣。田静想插手帮忙，母亲坚决地拒绝了，因为她难得回来，是稀客。虽说医学院就在市郊，可整整四年，八个寒暑假，她几乎全是在学校里度过的，偶然回来一趟，也是马不停蹄。小弟建伟开玩笑地说：“劳心者治人，姐姐如今是大研究生了，不敢劳驾！”建伟在图书馆工作，是个八点上班，七点五十也喊不起来的角色，但在母

亲的督促下，这段时间居然也表现出意外的勤快。

这一天终于到来了。一切都张罗就绪。满桌子的菜，满桌子的人。橙黄色和深红色的酒，悦耳甜美的乐曲，一张张愉快的笑脸，一句句亲热的无拘无束的玩笑。母亲看着这一切，十几天的辛劳便在顷刻间得到了全部报偿。她炒完最后一个菜，心满意足地招呼着全家：“坐吧，都来坐下吧。”

大家都坐了下来。靠窗口的那个座位，照例空着，摆上一只酒杯和一双筷子，那是给爸爸留下的，十几年来都是如此。每到节庆的日子，他们总要在爸爸常坐的位子上摆上碗筷，仿佛这样才能得到一丝慰藉，使九泉之下的父亲也和他们一起分享人生的快乐。爸爸是在一个严寒的日子里走的。那年仿佛比今年冷得多，地球似乎冻成了一个巨大的冰疙瘩。妈妈带着弟妹们都在遥远的乡村，只有田静守护着父亲，陪伴他熬过了最后的光阴。那是一种不治之症，死亡每一分、每一秒都在进逼。病魔残酷地折磨着父亲，躯体一点点地被吞噬，最后只剩下一副惨不忍睹的骨架……田静想到这里，心都几乎要碎了。可弟妹们却似乎淡忘了，只有母亲脸上时时闪过凄楚的回忆，但她不想扫孩子们的兴，极力让自己高兴起来。

“砰！”的一声，田静吓了一跳。原来是酒瓶打开了，高脚杯里注满了酒，鲜艳的色彩在灯影下晃动，一种诱人的香气在屋里弥漫开来。妈妈平时是不喝酒的，但今天也破例了。然而，田静却捂住酒杯，说：

“不，我不要，我不会喝的。”

“不行！”小弟拨开她的手，要强行夺下酒杯。“今天是大哥的黄道吉日，不会喝也得喝两口，醉了更好。喜酒喜

酒，喝得歪歪扭扭。”大家都笑了，也随声附和着。母亲说：“静子，你就喝点吧。啤酒，劲不大的，妈都能喝几杯。”

田静还想坚持，新娘站起来了。这位弟媳妇，她还是第一次见到。以前她只是在信里听建雄说过，她叫白小宁，是文工团的演员。田静回来时，她正和大弟在外面旅行，也没机会见面，只看过照片。很美的一个姑娘：弯弯的眉，小小的嘴，眼睫毛很长，秀气的双眸水灵灵的，充盈着光彩。这次见到人，田静的这种感觉便更强烈了。母亲先前曾托人为大弟介绍过好几回对象，其中还有两个是大学生，品行和学识都挺不错的。但建雄却嘴一歪，说是“第一眼印象不及格”，便吹掉了。田静叫他不要光看长相，他一点也听不进去。“无限风光在脸上！”他自有一套理论。后来找到白小宁，他才算满意了。“这就我的女皇，叫她伊丽莎白一点也不过份。”建雄在给田静的信中这样写道。可她觉得，小宁美是美，却是太艳了些。

外面开始落雪了，飞舞的雪花轻盈、美丽，象杨花，又如柳絮。田静入迷地看着。她很爱雪花。因为雪花的美是洁白的，朴素的……

“大姐，不会喝，哪怕意思意思呀！”小宁把酒瓶伸到她面前。“我们第一次见面，这点面子总要给的吧！”

她抿着嘴，笑吟吟地望着她，田静只好让步了。

酒注满了，每人都端起了杯子。田静只是用嘴沾了，便放下了。目光仍然凝视窗外的雪花。“望什么呆呀！”母亲一个劲地往她碗里挟菜，劝她多吃些。“这些年，你在学校受苦了，好久没吃到妈妈做的菜了，今天好好

地吃一顿。来，这是木耳炒肉花，你最爱吃的。”在家住了几天，饭菜每顿都很丰盛，倒使田静没了胃口。她又想起学校那满是沙子的凉饭，没有油的大白菜以及乱七八糟的一锅烩，有一次她竟从中翻出一只偌大的绿头苍蝇，恶心的好多天，以后每当吃起饭来都战战兢兢的。过惯了苦日子，这次回来三荤四素的，肚子反而不受用了。没有吃不了的苦，却有享不了的福。人真贱呀！

“来，大姐！我和小宁敬你一杯。”建雄端起杯子站起来，“先祝你考取研究生，再祝你夺取女博士的桂冠！”

“不，哦……”她站起身来，机械地应酬着，可心仿佛又让锐利的刀锋拉了一下，那天杨玉不也曾这样挖苦过她吗？

她们碰了杯。田静却没有喝。

“女的考上研究生，真不简单。”小宁讨好地说，“大姐，可真是年轻有为啊！”

“年轻？我还年轻吗？”田静苦笑了一下，一丝悲哀掠过。象是冰凉的雪花落满了心头。四年多来，一千多个日日夜夜，她都是怎样度过的？教室——图书馆——饭堂——宿舍——教室，这就是她生活的全部轨迹。不看一场电影，不去任何娱乐场所。排队买饭时，手里也拿着单词卡，牺牲所有的享受，靠安眠药来维持睡眠。背了一本又一本，所有被认为可能考到的书，她都滚瓜烂熟了，但她的身体却越来越虚弱。最后一场考试，她是咬着牙坚持到底的。交卷后，只好由人把她抬了出来。考上了，她确实激动过一阵。但随后，一种达到目的后的空虚却深深地把她淹没了。她茫然了，难道自己千辛万苦的努力，就是为了那一纸通知？就是为了让

别人当面夸她几句“女状元”、“不简单”吗？她失去了许多本来应该属于她的东西，也许因此而永远失掉了。研究生这块金字招牌下掩盖的苦痛，预示着继续的和更大的牺牲，又有谁能理解呢？她叹了一口气：“唉，老了！”

白小宁咯咯地笑起来。

“大姐多大了？”她并没有看出田静的忧伤，不自觉地，又扔过去一把刀子。

“三十……”田静咬了咬嘴唇，脸色变得很难看。那个零头“五”字，在舌尖上滚了几下，三十五！一种深深的自卑，不，是一种强烈的自尊，使他周身不住地颤抖起来。她一仰脖子，把满满的一杯酒连同那个五字一起灌进肚里。

窗外，雪越下越大了……

一股又热又辣的液体滑进肚去，堵在胸口，象火在烧灼。田静剧烈地咳嗽起来。她的眼睛模糊了，身子飘飘的，仿佛成了一朵雪花，不由自主地摇晃起来，似乎要飘升到空中去。

全家愕然了，呆呆地望着她。

“快喝点热茶，”母亲把茶杯递到她手中，心痛地埋怨起来：“不会喝，就慢点喝呀！”小妹跑过来轻轻地替她捶着背。田静猛省过来：今天是家里的喜日子，怎能让个人的忧伤冲散这欢乐的气氛呢？她感到太不过意了，放下茶杯，她握住小妹的手，嘴唇蠕动着，不知说什么好。家庭是温暖的。这里没有嫉妒，没有竞争，也没有那数不清的纠缠和烦恼。这是用血缘、用感情、用爱、用相互的付出和牺牲组成的集体！而在社会上谁也不愿管谁，人们只关心自己的事。田静做大学生时，在班上劳动委员，每次打扫卫生，她跑

断腿，说破了嘴，也找不到几个人。“谁愿意学雷锋呢？现在在学习陈景润倒是挺时髦的。”杨玉也这么说，不过他嘴角上挂着一丝嘲笑，这使田静感到一点安慰。“这就是新时代大学生的理智！柳比歇夫说过，现代人应该是唯理主义者。滥用感情只能说明他的无知。”田静却不这样认为，没有感情，生活不是太冷酷了吗？杨玉那些高谈阔论，她想听又上愿听，或者说是怕听。有些事还是不要揭开的好，正象手不经意间被划破了，当你还没有发现伤口，没看到流血的时候，也许不会感到太痛的。田静害怕伤口，害怕流血，这是出于一个女人软弱的天性；而生活却按照自己钢铁的逻辑，无时无刻地不在向她展示着流血的伤口。她慢慢也变得冷漠起来。但现在，家庭的温暖却象一只热水袋敷在她冷漠的心上。两个天地的遽然转化，使她更强烈地感受到这种温暖的到来！眼睛再一次模糊了，声音哽咽着，她激动得差点哭出来。“没什么，我只是呛了一下。”

白小宁惊恐地睁着两只美丽的大眼睛，一会看看这个，一会又望望那个，象一只受惊的小鸟。她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，只是从大家的脸上感到一种什么事情发生了。田静并不怪她，她的经历太简单了。生活对于她，就象一只黄莺鸟站在撒满阳光的枝头婉转的啼唱，那里没有乌云，也没有风暴。她怎么会理解一个丧失宝贵年华的老姑娘，一个不甘落伍，要把失去的青春夺回来的女青年，所走过的坎坷而不平坦的奋斗道路呢？约翰·克利斯朵夫够坚强的了，但在女友死去之后也差一点毁掉了。每个人的感情都有脆弱的地方，田静也不例外。有一次，同宿舍里两个低年级的学生问到她的年龄，吃惊地瞪大了眼睛，叫起来：

“呀！整整比我大十五岁？”

田静没有作声，心里却是苦苦的。

“孩子多大了？”

这句话使她陷入了更深的难堪，幸好同班的一位同学替她解了围。“瞎三话四，人家田静还没有朋友哩！”

“哦——！”对方惊讶而又意味深长地笑了笑，接着是咳嗽、擤鼻子，不再问了。田静的心象是被皮鞭猛抽了一下，倏地缩紧了。她拉开门，几乎是跑着来到走廊上。她受不了那样一声长长的“哦”，以及“哦”的背后那令人心寒的潜台词。就是说出来，也比这样闪烁其词要好得多，她们，还有小宁，也许都没有什么恶意。她们的好奇是正常的，就象引起田静的悲伤也是正常的一样。她努力地想笑一笑，来冲散这不愉快的气氛，但脸部肌肉只是勉强地动了两下。

“小宁，”她极力表现得平静一些，说，“不要发愣了，来，再给我倒一杯。”

母亲却拦住了：“静子，不会喝，别逞能。”小弟机灵，转身去食品橱取来一瓶果汁露，说：“大姐，你还是喝这个吧！”

果汁露是很甜的，但人生的甜蜜却不能象酿造果汁露那样简单，那么容易！田静默默地想，窗外的雪还在飘个不停，在暗影里，雪花时隐时现，扑朔迷离，象人生一样显得朦胧、神秘……

“雪花，雪花，你是男人的心，你是女人的泪……”

田静厌恶地皱了皱眉头。这种歌！俗气倒在其次，对雪花这样的亵渎，使她反感到了极点。录音机里，那种缠绵的声音不断地吐出来，空气也好象变得浑浊了。

田静爱雪花。自从那次和杨玉争论后，就更爱了。她一向很清高，但对杨玉却一直是另眼看待的，倒不是因为他的成绩特别好。每次考试前，田静恨不得把脑子凿个洞，把整本的讲义全装进去，为此废寝忘食，一心要夺第一。而杨玉却从来都是漫不经心的。田静记得，有一次生理期考时，临进考场前的几分钟，竟还看见杨玉捧着本屠格涅夫的《初恋》入迷地读着。可她的心，却为那场战幕即将拉开的考试，紧张得快要跳出来。“60分万岁！及格是我唯一的标准。”杨玉不看重分数，但考试成绩也差不到哪里。对于田静每每获得第一，他既不佩服，也不嘲讽。人各有志，不能勉强，他不愿干涉别人的内政。也许更多的是他对田静有好感，喜欢她那一股子顽强的韧劲。杨玉的文笔非常好，田静觉得他应该去学中文，可不知为什么却考到医学院来了。他的小说和散文，田静第一次看到就完全倾倒了。诗一样的语言，活生生的人！粗犷起来，就如杰克·伦敦发自荒原上的生命的呐喊；细腻之处，又如同夏绿蒂·勃朗特的《简·爱》那样娓娓动情。但他写的那篇散文《雪花飘飘》却遭到了田静激烈的反对。

“不，雪花怎么会是这样的？”她掩卷后，找到杨玉，语调的平静和缓慢掩盖不住她内心的激动。在这篇散文里，杨玉用优美的笔调抒写了雪花的晶莹可爱，但结尾时，却笔锋一转，说是太阳出来了，雪开始慢慢地消融，于是便发出“雪花固然是美的，但她的美是昙花一现的，是有条件的”感叹。“不！这是一种对大自然的曲解，对雪花的亵渎！我认为，作者的无病呻吟，不应该强加给无辜的雪花。”她说。

杨玉不以为然地耸耸肩，但他知道要想说服田静却是很

困难的。她执着到了竟至于固执的地步。于是他宽容地笑着：

“是吗？是吗？”直等她讲完了，他才把她带到医疗系的平台上。展眼望去，初春的大地上，点点残白。绿色正在蚕食一切。积雪东一撮，西一块，象癞痢头一样难看。“我们应该相信自己的眼睛，”杨玉微笑地看着她，话说得很婉转，“绿，才是大地的生命，人类的安慰。”

这一回轮到田静不以为然了。她反驳道：“一个作家难道仅仅满足于自己的观察吗？不，更重要的是要相信自己的思索。生活的哲理不是现成的，而是思索赋予我们的。”

杨玉摊摊手。“那，不管怎么说吧，雪终究是要消融的。”

“是的，太阳出来后，雪是要融化的，但正是这润物细无声的雪水滋润了遍野的葱笼。所以说，雪的美不但是迷人的，而且充满着伟大的牺牲！”

杨玉先是目瞪口呆，继而叫起来：“绝！想得绝啊！”

“那你就再写一篇吧！”田静得意地望着他，脸上挂着胜利者的骄傲。

“不，”杨玉却摇摇头，挺认真地说，“这是你的思索，只有你才能把它写好，写出感情。”

.....

“雪花，雪花，你是断线的风筝，你是离散的情人……”

田静又一次皱了皱眉，对大弟说：“建雄，还是换一只曲子吧？”“关掉算了，吵死人！”母亲插上来。建雄却说：“妈，你不懂，这可是当前最时髦的。”说着，踮踏着脚，反而把声音拧得更大了。“雪花，雪花……”